空壳村镇

□杨柏榕

山西省临县的碛口镇、李家山、西湾村，分别是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联合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或名村。今年6月中旬，我和毕业多年的大学同班同学们游览了这三个地方，所见所闻有历史沧桑与近在咫尺之感。

碛口镇是紧邻黄河的一座古镇，隔河与陕北佳县相望。黄河在碛口镇的脚下。镇的一条主要街道紧邻黄河，一边是店铺，一边是黄河。黄河处于两山低谷间，有百十米宽，水势不大，也不混浊，看似北方一条普通的河流。河水从远处打着旋旋向前涌。在下游不远处布满石头的麒麟滩，河水发出哗哗的响声。上游不远河床宽的地方，河中有不规则的沙洲浮现出来。镇里除了游人，原住居民很少，许多院落都空着，一些断垣残壁还未修复。镇上居民主要收入来自向游客提供食宿，卖些土产。游客总是早出晚归，住一两宿就走。日落时分，远方连绵不断的山川峻岭，如大理石画屏般呈现在西方地平线上，近处一道金灿灿的彩练斜铺在碛口镇的河面，镇上大大小小的建筑投下沉静空聊的斜影。

在民国及更早的年代，碛口镇是晋陕北部两省间一个黄河贸易码头。从留存的店铺院落看，碛口镇的商业活动过去是比较繁荣的。镇上有专营不同商品的货栈，有钱庄、镖局、骡马店等各种配套部门。大的商号，占据几进的大院落。宽敞的窑舍和房屋，有专门用作货物再分包和加工的，有用作仓库的。小的商号，院落规模小些，掌柜住的窑舍也石条拱圈，窑前还要加上装饰性很强的过廊。镇上地形最高处，建有道佛混合的庙殿和戏楼，雕梁画栋，居高临下，颇有气派。导游讲，碛口镇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开始衰落，以后随着陕晋间运输工具现代化和运输线路改变，它变为普通的农业乡镇。在沉寂多年后，当地政府在这里发展特色旅游，资助并引导村民把过去破旧坍塌的院落窑舍，根据遗迹、传说和想象修葺重建。眼下的碛口镇，它被定格在历史上说不清的某个时刻。

李家山和西湾村是离碛口镇有十几里的村庄，传说是碛口镇商号主人们家眷居住的地方，都保留旧的外貌。村庄依坡而建，一座院里往往有房也有窑。靠坡的地方挖几孔窑，左右两厢盖上房。有的时候，房乍一看像窑，因为它的门窗也采用拱形结构；窑，要在洞前接上屋檐，支起柱子，砌上砖石墙，又像是房。更有趣的是，李家山有的窑舍，简直可以称为“窑楼”。这里的窑舍是横着一排排、竖着一层层汇聚在一起。下一层的窑顶是上一层窑前的院场，从正面看这些外形相近、规整排列的窑舍像是镶嵌在高坡上的楼房。

在李家山一个很大的窑洞院落里，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汉，明显有着中风后行动不便的症状，拖着一条腿在院里散步。我们在他院前歇息，听他说：两个儿子全家都在外地打工，只有自己和老伴在这个大院里生活。自己生活不便，要靠老伴照顾。原来将近1000人的村庄，不少人在外买房举家迁走，剩下人家的青壮劳力都去天南海北打工了。现在村里只有几十人，多为老人。春节，打工的人通常回来住上几天，不到农历正月十五，就又走完了。也有的人家，长年都不回来一趟，墙倒窑漏也不管。村里一年到头，就是春节那几天，人多热闹。附近村村如此。李家山平时有游客和来此画画的学生，要比那些没人旅游的村多点儿人气。老人很感叹：儿子这一代从小在村里长大，在外还恋着老家。孙子们从小在外生活，连老家话都听不懂，每次刚回来就闹着要走。看来孙子这一代长大后不会回来了，到那时村里就没有人常住了。

在放着一座石磨的空场处，一个身材瘦健、头缠毛巾的老汉，孤独地蹲坐在有阴凉的墙根。他双肘放在胸前的双膝上，微笑地望着来往的游客，不时地点头回应游客的招呼。大概是感到这位老人友善，同学们都来他身边合影。他的孩子也在外打工，自己身体好，独自生活，还种着自己家的地。问他自己一人种地过得怎么样？他说，现在种一年地的收入，同在外打工的一两个月工资差不多。种地只是省下买粮钱。单靠种自家那点儿地，没法养家糊口。那些把地租出去的老人，还要靠孩子寄些钱过活。村里少数人出外混得好，不愿回来。大部分人在城里吃不好，住不好，也不愿回来。村里一年农活干不了几天。化肥、农药、机器把过去的很多农活取代了。附近有些村的年轻人，不愿干农活，又没别的活儿干。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到城里后，没长辈们管教，不愿吃苦受累，生活没着落，总想发大财，什么事都敢干，犯了罪家里也不知道。我们路过村委会，只见院门紧锁，院里高挂着的旗子已变成一条窄布带，偶尔也随风晃动晃动。

西湾村是一个设计严密的寨堡。寨墙、寨门楼和不少院宅当年已被侵华日寇所毁。尽管刚进村就看到一些屋顶已经坍塌，蜘蛛网挂在屋檐下，院里长满了荒草，但是从村庄整体布局和独家院落结构，仍能看出它具有很强的自我保护功能。村里每家临街巷的院墙和门楼，都建得高大坚固。有个院门的门闩，比通常的门闩多加了一道秘密机关。这种门闩横着插上后，又有一条暗藏的方木楔自动从上竖着插入门闩的楔口，形成闩管门、楔管闩的“加密锁”，不仅从院外门缝里无法拨开门闩，而且院内只有知道机关的人才能抽回门闩。导游演示后，大家感到稀奇，争着尝试一番。村里旧物件保存也很齐全，还存有手工织布机、纺棉线车等。一家不起眼的门洞里，还挂着“岁进士”的旧匾额。村里转一转，看不到小伙子矫健的身影和姑娘们青春的容颜，看不到孩子们在街头嬉闹。没有牲口，不见家畜，人欢马叫的农业劳动场景更看不到了，这种情景同李家山一样。游览这样的村庄，我们像是对古人类遗址进行考古探索的历史学家，村庄像是博物馆中供人参观研究的历史标本。

游完西湾村，大伙乘车而归。我听着同学们哼着大学时代憧憬农村美好未来的歌曲，看着黄河水不停向前流淌，油然生感：广大古老的农业乡村，几千年一直作为中国人口主体和国家稳定发展的社会根基，在现代工业化和市场化大潮冲击下，正一步步地空化解体，行将隐没到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幸存的村庄，也不再具备传统的社会功能。它们就像河滩上的空贝壳一样，虽然贝壳完好，但是原有的生命已消失。我们所游览的这三个地方，基本就是这样的空壳村镇。如果把这里的农民离开家园后的甘苦经历和社会现状，也让导游讲一讲，游人不仅会了解在这场巨变中那些为生存辗转他乡的中国当代农民受到了怎样的冲创，还能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由此正产生怎样重大深远的变化。

山西省临县碛口镇一角。 杨柏榕 摄

第十九届黄河诗会在郑举办

本报讯（记者**马朝霞**）9月25日至28日，我省第十九届黄河诗会暨“美丽乡村·田园城市”郑州都市生态农业诗歌创作笔会在郑州举办。

黄河诗会是由省诗歌学会主办的全省规模的诗歌年会，是我省广大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交流的平台。该诗会以其规模大、学术层次高和持续时间长，而成为国内最重要的诗会之一，并因此而成为我省一个享誉全国的文化品牌，为推动我省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本届黄河诗会的主题是“诗歌与农业”，来自省内外的90位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参加了会议。

在本次诗会的论坛上，与会诗人和诗歌理论家指出，农业作为人类重要的生产活动，长期以来一直是诗歌创作的重大题材领域之一，从《诗经》时代开始，历代都产生了许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优秀诗篇。传统农业始终与“乡村”“家园”“故乡”这些最具诗性的话题相连，是离“乡愁”最近的、关乎灵魂的题材；而现代农业，则与“生态文明”“现代化”乃至人类生存本质等重大主题有关。

与会者指出，河南的乡土诗创作在全国有着重要地位，出现了以马新朝等为代表的一批有全国影响的乡土诗人，他们在表现农业、农村、农民等方面，尤其是对当下“三农”现状的表现有着深入的思考，并积累了重要经验。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建设步伐，广大农村和农民群体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这些变化为诗歌提供了巨大的创作空间，也为诗人提出了诸如“如何认识并本质地表现乡村之变”之类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一问题，在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岸边，举办以“诗歌与农业”为主题的诗会，真是一个太具意味、也太有意义的事情。

与会诗人先后来到丰乐农庄、登封唐庄社区、瑞洋生态农场、雅新开心农场、郑州绿源山水生态农业观光产业园区、黄河湿地、中牟农业公园，以及河南弘亿国际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地，参观考察了现代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丰收的场景、现代化生产的场面、社区村民幸福生活的细节，为诗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和喷涌的灵感。他们表示，将用火一样的诗心，感受并采撷中原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带着泥土味儿的诗歌之花。

在本次黄河诗会上，省诗歌学会授予我省诗人张鲜明、吴元成“中原诗歌突出贡献奖”，以表彰他们多年来为我省诗歌学会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我市女诗人省诗歌学会理事马万里、琳子参加了本届黄河诗会。

一万个音乐之城

□戴 来

认识艳庭是在河南省第四届青创会上。会议报到之后，文友互相串门聊天，一个年轻人被一个朋友带过来，说是后起之秀，叫张艳庭。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也许是因为参加这样的会议不多，他显得有些腼腆。但说起小说来，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和我聊了很多，感觉文学观念上有相投之处。后来李洱几个人说要出去消夜，我便叫上了他一块去。在郑州的夜市摊上，我们谈论了更多的话题，也像熟悉的朋友一样开起了玩笑。这次会议之后，他就经常给我邮寄他编辑的文学杂志，不断联系，逢年过节也会发来祝福的短信。这些短信都是他写的诗，我便把他当作了一个诗人。这次看到他的长篇小说《摇滚乌托邦》，有点意外。然后知道他已经写了很多年小说，这已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在这个充满快餐的时代里，这部十几万字的小说，他写作、删减、修改、打磨，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年。在读过小说之后，我才真正觉得有些吃惊，为他能有意识地进行反乌托邦小说的写作，也为这部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艺术特质。

古往今来，以乌托邦为主题的书籍为数不少，也许因为人们内心深处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乌托邦情结。从托马斯·莫尔创作《乌托邦》开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人们就在不断地塑造一个又一个乌托邦。那些早期的乌托邦著作严格来说，并不是小说，或者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乌托邦小说，其实基本都是反乌托邦小说。著名奥威尔的《1984》自不必说，扎米亚京的《我们》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也都是反乌托邦小说经典。

之所以说早期的一些乌托邦经典不是小说，或者不是现代意义的小说，因为虽然它们都是虚构的，但这些作品往往都是一些社会和政治理想，对社会层面的书写远远大于对人的书写。而文学首先是人学，不是社会学，在小说上，尤其注重对个体人的书写。以往的许多乌托邦作品都在刻意营造一个完美的社会，如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大洋国》等，但不管在对乌托邦社会幻想还是在实践的层面上，人都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之所以说反乌托邦小说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是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恰恰是社会的“完美”背后人的残缺。张艳庭的这部小说也是具有现代意味的反乌托邦小说。小说虚构了一个音乐极权世界，就像是音乐版的《1984》。与《1984》等小说不同的是，这部小说还反映了艺术的“完美”背后人的残缺。当整个城市的人都把音乐艺术当作自己的宗教和政治，当作自己“爱”的代用品时，人就已经变得残缺，人性就被压抑和扭曲。他书写这样一个城市的破灭，也就是在书写人性的胜利。

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者在小说里设置了一个男女比例失衡的世界。如同他对这部小说的“寓言性”定位一样，男女比例的失调是小说寓言性的重要体现。小说中，这个城市因性别比例失调而导致伦理道德的改变，也是畸形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因。一定程度上，这可以称为乌托邦，不过，是坏的乌托邦，或者叫恶托邦。

爱情是人类文学的永恒命题。不过通常所说的男女之爱，是建立在性别比例均衡的基础上的。当这种比例严重失衡，爱情是处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那一端，还是不能承受之重的那一端？作者在小说中大胆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做了一番有意义且深刻的探讨。

这部小说如果说在意义方面可以归纳为“寓言性”的话，在叙述和描写等方面，则可以说有一番别样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作者在小说中展现出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奇诡多姿的世界。音乐在小说中也拥有着一种魔幻又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用来填补人们身心双重的空虚；同时也可以作为刑具，用来惩罚折磨人；甚至可以用来作为战争的武器。最后这种音乐因为承载了爱，而升华成了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甚至具有了宗教创世般的力量，改变了这个音乐之城的性别比例，使它变得均衡。小说因为这样的描写，而有了十足的魔幻味道。

在与艳庭交流小说时，他说创作这部小说的源起之一，是因为对音乐的喜爱。我得知他上高中时就是铁杆的摇滚乐迷，后来又喜欢各种各样的音乐，对西方交响乐也很痴迷，算是一个发烧友。他说自己喜欢现代感极强的摇滚乐，却也喜欢以交响乐为代表的西方古典音乐，又喜欢以古琴为代表的中国古典音乐。表面上看这挺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一个喜欢音乐的人，也许真的会喜欢所有好的音乐。如同他的阅读，同样是丰富驳杂的。他说自己对艺术的态度是：所有真正有个性的艺术都值得尊重。懂得欣赏真正的个性，吸收其他人的优点，融会贯通，进行自己的创造，也许就是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写出好小说的前提。

对音乐的喜爱，对反乌托邦的寓言体小说创作的愿望，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这部小说的诞生。在艺术层面上，这部小说虽然仍然有不足之处，但这种创新的尝试，对个性和思想的追求是值得赞赏的。而这部小说真正的价值，还需要更多的人通过阅读来评定。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也许一万个读者同样就会有一万个音乐之城。

（戴来：著名作家，曾获人民文学奖、春天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此文是给张艳庭长篇小说《摇滚乌托邦》写的序。）

秋天四章

□杨清喜

秋 风

一入秋，天气就变了样。立秋的前几天，就有些隐隐的凉。心思，这便是秋的接引嘛！这便是秋的过渡嘛！过渡，是自然和社会的一个规律。尤其是处暑之后的秋天，古人说有三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谷乃登。而秋前之夏，其风的极致属狂风，抑或是狂风暴雨兼施。而秋风就显得温良与顺随得多，秋风一起，凉意顿生。

古诗有“天凉好个秋”。秋好，首善是风。秋风，轻溜溜地，凉飕飕地，爽朗朗地。秋风阵阵，植物们碧绿沉静的枝叶，轻轻摇曳，犹若颔首。草儿拂动，楚楚可人的样子，心生幽怜地喜爱。这个秋风，完全脱去了夏风躁炙的成分，透逸出适意的质地。

而秋风和水的关联度，特别体现在微风的层级上。微风吹来，草不动，树不摇，花不摆，而水却不嫌风小风轻，即刻有了反映，波纹漾开，闪跳不已。一场秋雨过后，一派澄明，天高云淡，风轻气清。临水而立，沐风而站，看那一池、一河、一湖之水象，沉绵而灵动，光滑而洁柔，天光云影现，美轮美奂哉。

秋 雨

秋雨绵绵，是形容秋天下雨的特性，也是习性。而春雨呢，霏霏的样子，世人诗意地描摹。人类自身相通，而且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所谓天人合一，是也。那么，夏天的雨怎样称呼呢，聪明的人们，依其施与人世社会的情状，叫倾盆大雨。同样是雨，不同时节，其特性不一样。若人之少年、青年、壮年，时节不同，心性也有变化。

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便是冬的前奏，一场又一场的秋雨，就是循序渐进着往冬的方向挪去。由凉而寒，由寒而霜，由霜而雪，由雪而冰。生命，一切生命，都不会突然而至，或戛然而止。都有一个孕育过程，或衰亡过程。即便是衰退，也呈现的是式微，或淡出。有意思的是，在夏季里，赤日炎炎，暑热难耐，包括植物，若风调雨顺，感天恩地。若是旱象显现，和农作物一起的所有植物，是多么需要解旱的雨水啊！可一厢情愿的人心，并非就能天遂人愿，只能寄希望于浇地和人工降雨，但这只是一种缓解手段。而唯有雨调风顺，才是惠泽普施。夏末秋初，眼看着植物们焦渴难耐，蔫不拉几，了无生气。随着秋的来临，一场秋雨过后，浸透植物和草被。原本命悬一线、气若游丝的植物，却奇迹般地恢复了精力和体力，绿碧沉沉，生气又现。

秋 景

秋天，没了骄阳的炙烤，没了蝉鸣的聒噪，远山沉碧，葱绿含黛。随时前移，“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这是秋的一种浪漫；“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秋的敞远与寥廓；“删繁就简三秋树”，是喻指艺术上的一种境界；而与冬相临的时节，“无边落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自然的规律，肃杀与蓬勃并驾齐驱。四时更迭，意茫怅然，但不必哀伤，原因是，自然而然使然，就该无忧无虑无烦（或少忧少虑少烦）。

岁岁年年秋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人生旅途的美好，在途中而非终点。赏游途景，事功于途。自然之秋，与人生之秋，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殊途同归之质。所以，顺随而平和，坦敞而淳绵，是秋之品德性；我们善待自然，自然善待我们，是天人合一果。

秋 实

春华秋实，无人不知。沉实、成熟、澄明、安净，是秋的特征。春种一粒籽，秋收万颗粟。这便是大自然的高尚，造物主的杰作。我常常为人类习以为常的这种神奇，深感惊异和震颤。仅凭这一点，人类就应该感恩上苍，敬畏自然。同时，我又赞叹种子的伟大与奇特。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力量，使种子赋予了以一而长结出成百上千的果实呢？这果实，难道就是专门为人类而由神秘力量所特意设定的吗？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果树有了果实，庄稼有了籽实，即使是野草，也有了繁衍自身的实质。夏季的麦子，是往秋季的过渡，却是冬的孕育、春的催生，也许生长时日漫长，所以才称它为细粮。秋天，丰富而充盈，沉实而多彩，被世人形容为沉甸甸的秋天。自古以来，人们对一年四季的春秋，有一种偏好，就在于春天蓬勃、秋天丰硕，春天生发着希望，秋天收获着果实。当然，春天也离不开冬天作参照、作铺垫，秋天也离不开夏季作铺垫、作参照。所以，春夏秋冬，都是互为前提，循环往复，共生共荣、相辅相成的自然链。

妈妈，请您原谅我

□杜文利

我祖籍河北省三河市。我母亲于1991年5月与世长辞，终年69岁，母亲去世已经20多年了。近来，我总想起母亲，梦见母亲。有时梦做得很长，不时喊叫出：“妈妈！”。年近七旬的我，深知未来的时间不多了，萦怀在我心头对母亲的愧疚始终无法了却，想提起笔写篇文章，向母亲倾诉我对她的思念和愧疚，并带着对母亲的敬意，诉说给母亲听。我想母亲在天之灵会得到安慰，会原谅我的。

母亲1941年嫁给我父亲。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年底，迎着凛冽的西北风我呱呱坠地了。那时，我的家土坯房、土炕、土院子，要吃没吃的、要穿没穿的。枯瘦如柴的母亲生下嗷嗷待哺的我时一筹莫展，紧蹙眉头地对婆婆说：“妈，我没有奶水，家里也没有吃的，看来这孩子养不活了，不行用小被子裹好，把他放到后边沟旁，如遇到好心人会把他抱走的。”这一想法遭到了婆婆的坚决反对：“你怎么能这样做呢？第一胎就是个大孙子，杜家的香火可以延续了，想办法也得把他养活呀，你背着他到街坊四邻给他找点奶吃。”从此，母亲背着我，走东家、串西家，拐着两只小脚，不管是下着鹅毛大雪的冬天，还是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的夏天，母亲从没间断过。只要我一哭，母亲背起我就走，去给我找奶吃。所以我才没饿死，坚强地活下来了。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啊，母亲流了多少眼泪，和别人说了多少好话，有多少个夜晚彻夜不眠？那时我不知道，长大了听别人说我才知道了。有人说，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是母亲把我背活的。熟知这些事后，我颤着声对母亲说：“妈，我对不起您，让您受累了，长大后我会孝顺您的。”

母亲没念过书，可她承袭了中国传统美德：勤俭爱劳、忍辱负重。我父亲长年在外，为中国共产党做地下交通员工作，顾不了家，家里的重担落在了孱弱的母亲肩上。家里的生产、生活、家务全靠她一个人。那时，母亲又为我添了两个弟弟，父亲转到农村信用社工作，收入微薄，家里6口人的生活主要靠母亲在生产队干活勉强维持。母亲每天到生产队都拣最重、最累、工分多的活干，好多挣点工分。可是每年年底会计一算账，我们家都要往生产队缴120元钱。我父亲挣那点钱，仅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只好去年欠生产队的口粮钱今年给，今年欠的再拖着。在生产队劳累了一天，晚上，母亲还要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纺纱织布，做针线活。我和弟弟们没穿过买的衣服，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我们穿脏了的衣服，她都及时洗干净，把穿烂了的衣服缝补好。她常柔声细语地对我们说：“咱家没钱，干干净净穿上就行了，在穿戴上不要和别人比，要和别人比学习、比进步。”妈妈的话像一股股暖流流进我们心里，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妈，放心吧，我们记住了。”

拮据的家庭生活打造了她坚韧的性格。1963年，母亲又为我们添了个妹妹，我们家里的生活如同雪上加霜。妈妈常说：“你们还在上学，身体不能受屈，你们得吃饱了，我好歹对付对付就行。”尽管我们喝的是稀粥，但她看我们喝饱了，脸上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是我上中学时，妈妈对我的精心呵护。那时，我国正遭遇自然灾害。我们住校学生一天标准四两粮食，就这可怜的四两粮食还要经过粮站、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三关，过了这三关，到我们学生嘴里已所剩无几。母亲心疼我这个面黄肌瘦的儿子，每顿饭都从自己嘴里省下一点吃的，每星期日回家做好两个玉米面饼，让我返校时带上。由于母亲对我的呵护，入校时全班46名学生，毕业时只剩下24名，我坚持了下来，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毕业证书。

这一年年底，我参了军，戎马生涯17年，提了干。我爱人随了军，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缺吃少穿，后来不愁吃、不愁穿。1980年，我从部队转业到焦作市委宣传部工作。

1991年5月的一天，我弟弟打来电话：“哥，咱妈走了，你赶紧回来吧。”噩耗传来，我的心痛得如刀绞，泪流满面。放下电话，我匆匆找领导请假，回到家母亲已经火化。站在母亲的遗像前，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母亲那熟悉而又模糊的身影又出现在我眼前，我在心里默默念叨：“妈，您怎么没等我回来再走，让我再看您一眼、见上最后一面呢？”我瘫坐在了地上。弟弟把我扶到了沙发上，心情稍稍平静后，我问弟弟：“咱妈得的什么病？”弟弟说：“过去电话告诉过你，咱妈得了哮喘病，一直咳嗽不止，前几天我发现还吐血了，多次住医院，也不见效，最后一口气没上来，走了。”说完，弟弟也哭了。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我是母亲养大的，是母亲把我背活的。长大后，我没能很好地孝顺母亲，没和母亲坐下来说过心里话，没给过母亲零花钱。惭愧，我感到万分惭愧，我愧对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尊敬的、常常思念的母亲，今天我面向东北方，跪地高喊：“妈妈，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儿子，好好孝顺您，您安息吧。”